



《美的历程》，美的境界

■安徽合肥 李传玺

2021年11月4日，91岁的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逝世。很多人怀念他，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的那一代。许多文字都提到读他的《美的历程》的感受。正是此书引领从文化大革命走出的青少年刷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的认知。而在大家感受美的历程的同时，还感受到了李泽厚先生为读者考虑、真正被美同化的美的境界。为了让此书能够为更广大读者阅读，他曾主动建议此书在新出版本时降价，以适应在当时工资水平条件下人们的购买能力。

《美的历程》初版是由文物出版社于1981年3月发行的，定价是1.9元。现在看来这个定价简直不作数，但在那个时候，这个定价作为一本只有7个印张小32开的书实在是高的了，同时与当时人们的工资水平相比也算是相当高的了。人们普遍的工资只有四五十元，要用二三分之一工资去买一本书，不是实在太喜欢书的人，或者实在太爱此书的人，是下不了决心的。而对于在校的学生来说，这个价

格更是太高。特别是对于从农村出来的，在校日子过得非常拮据的同学们，即使爱不释手，也掏不出这个钱。

我那时在读师范，师范生有补助，一个月是14.5元，但除了这个钱，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你说让我拿出一个月七分之一强的生活费去买，无论如何当月拿不出。这样，大多数同学读完此书，就只能下狠劲多摘抄些，一个借期到了，再继续借一个周期，然后再想办法让此书在自己手中多呆些时间。所以当我从图书馆拿到此书时，此书虽然才出来，但已经很破旧了，封面三边已经呈锯齿状，两角也已经卷曲。虽然当时买不起，但我还是想买到此书。我想这也是当时大部分热爱此书的人的共同心愿。

1984年上半年，我终于买下了此书。但从版本来说，不是当初文物出版社出的那本，而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出的版本。这一版本居然只要0.84元。当我在新华书店看到这个版本，再看到这个价格时，喜出望外也不足以形容当时的心情。我立即迅速——生怕被

别人抢先买走，自己再也买不到似的买下此书。回来后，再翻此书时，我非常好奇时隔三年后，再出此书，为什么定价会降低。从开本上说，此版变成了小32开的窄本。原来那版为什么会那么贵，虽然只有7个印张，但附了28页(56面)用铜版纸印的配合文字的文物图片插页，要知道在当时这些插页从印刷到工艺都是不容易的，这无疑增加了成本，现在这版完全把这些插页去掉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出版社于1983年11月即将重版此书时在此书的最后加了面“出版说明”：“李泽厚同志所著《美的历程》，1981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2月重印。现经作者征得文物出版社同意收入他主编的美学丛书，转交我社重版。这次重版，全书内容未作变动，只订正了排校的错漏，为了减轻读者的经济负担，作者建议并经我们同意抽掉了书后的图版。”当我看到这最后的说明时，一下真的非常感动。

这个说明我一直记在心里，到如今仍然如此。因为在那之前，我没看到有这么做的人，在这之后，我也没有看到有这样做的人。相反我看到的都是想把书价定得高的，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作者，特别是那些畅销的，采用版税的，一时风头正劲的。要知道，此版印了46000册，如果按版税算，李泽厚先生该损失多少呢？特别是在人们工资普遍只有四五十元的情况下，那个“比”该如何计算和看待呢？

这种从读者经济角度来考虑定价的态度，不敢说李泽厚先生就是惟一。但后来有那么多人喜欢李泽厚先生的书甚至李泽厚先生这个人，这种从读者经济角度的考虑，及其中反映出的人品的美，是不是一个原因呢？反正对于我来说是如此。虽然我一直没有与李泽厚先生有任何交集。

日子

■安徽合肥 吴中伟

一路小跑过来，父亲倚在老树旁，急剧的运动导致了猛烈咳嗽。父亲捶打着胸口，咳嗽就像秋天的细雨，连绵、悠长。多快啊。想起三十年前，父亲第一次约母亲来到树林，浓密的枝丫，明媚的天空。父亲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朵小花，笨拙而虔诚地戴在母亲头上，那幽弱的香味和场外的秧苗交相呼应。父亲低沉的嗓音，左顾右盼，不时被远处的风声和牧童的口哨打断。母亲在一旁低着头，羞涩的面容比晚霞还要灿烂。那晚，父亲破天荒地喝了点小酒，奶奶端出几碟小菜，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堂屋，对着爷爷的遗像，溢出了几滴眼泪，她那干枯的小眼睛因此也有了几分神采。

记忆中总有温暖的部分，让我们泪流满面。那些饥荒贫瘠的日子，父亲挑着柴火走在小路，母亲紧紧地跟在身后，拾着漏下的碎枝。母亲说：柴火是岁月的衣服，温暖着一年四季、一家老小。父亲也会在半途歇下，喘着粗气。母亲递上水杯和毛巾，偎在父亲身边，为他轻轻擦着汗滴。多年来达成的默契，在夕阳的余晖中，像一幅和谐流淌的油画。继续赶路，绕几道弯，跨几处沟壑，偶尔还会有一两声狗叫，他们的步子，不快不慢，相互搀扶着，总会在天黑前到家。

母亲一有空就把柴草捆成堆，干裂的柴禾在母亲的膝盖处弯曲、折断，发出很大的脆响，她动作娴熟，干净利索，一晃眼就堆了高高的一层。父亲在一旁悠闲地吸烟，看着越积越高的草垛，心里便踏实安稳。冰凉的雨点滑落到脸上，有一种现实的痛。顺着纷飞雨丝，父亲放眼望去：满

目的萧条，让人心生寒意。荒废的稻田长满了野草，比人还高；颓圮的土墙，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它刮倒；而多年前熟悉的农具，有的被高高挂起，积满了灰尘，有着被抛在院外的场基，锈迹斑斑，任风雨吹打。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乡村只剩老人和孩子，只有等过年的时候，一家人才能围坐一起，叙叙家常、谈谈心。年过完后，那些下馄饨水饺的，蒸包子馒头的，搞装潢卖塑料袋的，又纷纷向外谋生，小村庄一夜之间就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清，村庄静得出奇，父亲甚至能听到自己低沉的呼吸。

花落春潮的时候，父亲的老胃病又犯了，怕耽误子女，他一再要求母亲不给孩子打电话。“大老远地跑回来，费钱，还影响工作，都是老毛病了……”父亲压低了咳嗽，捂着胸口。去年，父亲做了个小手术——肾结石。千里外的父母，慌急而疲惫地穿行于医院，想起母亲走在偌大的过道，茫然地问着医生时，脑海中总会浮现：一个农村妇人操着浓重的乡音，一遍一遍地询问、焦灼和无助。天气好的日子，母亲就会搀扶着父亲在医院的的花坛处散散步、晒晒太阳、聊聊天。母亲给父亲讲那些老掉牙的、简单而温情的事，就像平常父亲在母亲耳边叨唠的一样。

父亲出门时，忘记和母亲打招呼，钥匙还装在口袋，也没敢走远。年龄大了，总会忘事。母亲赶着鸭子，从山坡下来，一眼就瞧见了父亲。母亲笑着，轻轻地拉了拉父亲的衣角。天渐渐黑了，炊烟也慢慢升腾起来，父亲牵着母亲的手，缓缓走着——回家。



老街龙灯闹翻天

■安徽庐江 高岳山

元宵节的舞龙灯，像给市民打了一针强心剂。男女老少奔走相告，蜂拥而至。暮色四合，街灯晕黄，可锣鼓声一起，人们的脸上亮堂起来，泛起的喜悦，比早春的花朵开得灿烂。老街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若想往里面挪动一步都很困难，我体会到“寸步难行”的滋味。只在石牌坊前踮起脚张望，尽管看不到龙灯，但听着有节奏的锣鼓声，些许烦恼和郁闷渐渐融化，我的心里顿时豁然开朗，敞亮敞亮的。

人声鼎沸，锣鼓声声格外激越高亢，在人头上飞翔，在夜空中弥漫，点燃了市民们的激情。无精打采的灯比薄暮时分亮了几分，精神了几分。突然鼓点骤急，鼓声大震，簇拥的人群纷纷向街道两边有序地靠拢，宛若人群被声浪冲刷，自然分开两边。只见一条金黄色的巨龙向我飞来。最前面的是一面大鼓，放在装有滑轮的小车上，由身强力壮的两个男士牵引，打鼓者手握鼓槌，用力敲击大鼓。那气势，有“力劈山兮气盖世”的豪迈。大鼓是有耐心的，千敲万击，它不急不躁；大鼓又是有韧性的，鼓槌落下，鼓皮顺着槌头凹下，待鼓槌弹起，鼓皮顺势恢复原样。鼓皮在与鼓槌的反复较量中，不亢不卑，发出了震撼人心的乐音。

大鼓的两边，一边是敲锣的。敲锣的很有趣，一根木棍一头系着铜锣，另一头挂着个秤砣，秤砣是起平衡作用，可见敲锣者很有智慧，因陋就简，因势利导，而且效果不错。敲锣者把木棍挑在肩上，左手搭在肩头，不让棍子

滑落下来，右手顺溜地敲着锣。我是庖丁解牛般分解，其实看着敲锣者从容不迫，驾轻就熟，就知道我的分析是多余的。大鼓的另一边，是打小鼓的。小鼓重量和体积都不大，因此用个长带子挂在脖子上比较方便快捷。一手敲鼓，一手扶着鼓体，悠闲自得地敲，得心应手。打锣的紧跟其后，噼噼啪，热烈激越。大鼓的后面是四个红灯笼，每个灯笼的侧面有六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紧随其后的是一条金色的长龙，在人海中游弋。头的昂起、低垂自然，身子的游动自在，尾巴的摆动自由，嘴巴的开合自如，与真龙无异。游出老街，在一块空旷的地方长龙生龙活虎地翻转腾挪，大展拳脚，令人振奋。锣鼓响起，龙灯耍起来。龙头忽地低下头来，忽地又昂起头，嘴里舌头调皮地颤动，似乎在和观众打招呼。龙的身子一起一伏地蠕动，与龙头应和着。最惹人喜爱的是龙尾，当我凑近看时，冷不丁，龙尾一摆，在我的脸上掠过，丝绸般地摩挲，舒服极了。我与龙的亲密接触，预示着开年好运来，心里乐开了花。其实在如今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日子过得红火，好运跟着国运走，怎么不幸福呢？

锣鼓骤歇，龙立即摆出一个昂首腾飞的造型，喷出一串串碎金后，戛然而止。豆大的汗珠从那些耍龙灯者脸颊滚落。时代在变，一切都变了。新材料的使用，让龙灯不再有过重的吨位，因此过去由身强力壮的男士担当的角色，如今女士也能应付自如。龙灯祈福消灾弭祸的功能，如今也变成了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台和窗口。